



少年袴

馮維辛著

0216



純粋少年

.....

年 少 袴 紈

馮維辛著

李時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Д. И. ФОНВИЗИН

НЕДОРОСЛЬ

据 Д. И. ФОНВИЗИН: БРИГАДИР И НЕДОРОСЛЬ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4) 譯出。

作者像系据 ПУШКИН В ПОРТРЕТАХ И ИЛЛЮСТРАЦИЯХ
(УЧПЕДГИЗ, ЛЕНИНГРАД, 1951) 复制, 原作者是 Ж·КАРАФ.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头条胡同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03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132 字数 67,000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3 插页3

1957年7月北京第1版 1957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300 册

定价(¥) 0.39 元

CH/107



作者像

統一書号:10019·632

定 价: 0.39 元

人 物

普罗斯塔科夫。

普罗斯塔科夫太太——他的妻子。

米特罗方——他們的兒子，執轡少年。

叶烈美耶夫娜——米特罗方的奶媽。

普拉夫津。

斯塔罗东。

索菲亞——斯塔罗东的外甥女。

米朗。

斯科季宁老爷——普罗斯塔科夫太太的兄弟。

庫捷金——神学校的学生。

崔菲尔金——退伍的中士。

符拉尔曼——教师。

特里士卡——裁縫。

普罗斯塔科夫太太的听差。

斯塔罗东的僕人。

第一幕

第一場

普羅斯塔科夫太太、米特羅方、叶烈美耶夫娜。

普羅斯塔科夫太太 (打量着米特羅方身上的袍子) 这件袍子算完全給糟踐了。叶烈美耶夫娜，把那个騙子手特里士卡給我叫來。
(叶烈美耶夫娜退場) 他这个賊把衣服全給做瘦了。米特羅方努希卡，我的好孩子！我看你一定覺得緊的要死吧。叫你爸爸來。

米特羅方退場。

第二場

普羅斯塔科夫太太、叶烈美耶夫娜、特里士卡。

普羅斯塔科夫太太 (对特里士卡) 你这个畜生，走过来点。看你那份作賊的德行，我沒跟你說是怎麼着？不是讓你往肥点兒做嗎？第一，孩子一天一天在往大里長；再說这孩子的

腰身本来就标致，不穿瘦衣服也显得合适。你这个飯桶，还有什么好說的？

特里士卡 可太太，您知道我这手艺是自己学出来的。我早就跟您回过：請您拿給裁縫做去。

普罗斯塔科夫太太 难道非得裁縫才做得好袍子，簡直是胡說八道！

特里士卡 人家作裁縫的都学过徒，太太，可我没学过。

普罗斯塔科夫太太 还要强嘴呢。这个裁縫是跟那个裁縫学的，那个裁縫是跟第三个裁縫学的，可头一个裁縫是跟誰学的？你說說，畜生。

特里士卡 头一个裁縫或許比我做的还坏哩。

米特罗方 (跑入) 叫过爸爸了。他說就来。

普罗斯塔科夫太太 好好地叫他，若是不来，就把他拉出来。

米特罗方 你看爸爸这不是来了。

第三場

前場人物和普罗斯塔科夫。

普罗斯塔科夫太太 怎么啦，干嗎你总是躲开我？你看，当家的，看你縱着他們把我弄到了什么地步！給孩子做的新衣裳，是预备在他舅舅訂亲时穿的，你瞧，这像个什么？特里士卡給做成什么样子了？

普罗斯塔科夫 (因害怕而結巴) 有……有点肥笨。

普罗斯塔科夫太太 我看你才有点肥笨哩，真亏你这样聪明。

普罗斯塔科夫 孩子他媽，我以为你觉得这衣裳有点肥笨哩。

普罗斯塔科夫太太 难道你瞎了眼睛嗎？

普罗斯塔科夫 在你跟前，我就是什么也瞧不見。

普罗斯塔科夫太太 嘿瞧，老天爷賞給我一个多招人疼的男人：

自个兒連个肥瘦都分不出来。

普罗斯塔科夫 孩子他媽，在这方面，我打早就相信你，現在还是这样。

普罗斯塔科夫太太 那就請你相信罢……我可不能任着下人的性子。当家的，馬上去罰……

第四場

前場人物和斯科季宁。

斯科季宁 罰哪一个？可是为了什么？在我訂亲的日子，我求求你，好姐姐，看在今天这个好日子上，留到明天再罰罢；等到明天，若是你願意，我倒挺願帮你一下忙。假若我放过一个有过失的人，那我就不叫塔拉斯·斯科季宁了。在这上头，好姐姐，我跟你一点不差。可你倒是为什么發这样大的火呀？

普罗斯塔科夫太太 这不是，兄弟，我信得过你的眼力。米特罗方努希卡，到这兒来。你看这件袍子肥大嗎？

斯科季宁 沒有的話。

普罗斯塔科夫 孩子他媽，我也看出这身衣裳有点瘦。

斯科季宁 我倒看不出瘦来。兄弟，我看这身袍子是再合身沒有了。

普罗斯塔科夫太太 (对特里士卡)滾出去，畜生。(对叶烈美耶夫娜)

叶烈美耶夫娜，你該給孩子吃早飯啦。恐怕教師們就要來了。

叶烈美耶夫娜 太太，他已經吃了五塊面包了。

普罗斯塔科夫太太 那这第六塊你就舍不得給孩子了？陰毒鬼。

你們看，人家倒多热心哪！

叶烈美耶夫娜 我是为了少爷的身子，太太。我說这个是为了米特罗方·切列契耶維奇好。昨兒他难受了一夜。

普罗斯塔科夫太太 哎呀，我的聖母娘娘！你晚上怎么啦，米特罗方努希卡？

米特罗方 没什么，媽媽。昨兒吃完晚飯觉得有点不舒坦。

斯科季宁 对啦，伙計，八成你是撑着了。

米特罗方 舅舅，我差不多根本就沒吃晚飯。

普罗斯塔科夫 我記得，我的好孩子，你像是吃了点什么的吧。

米特罗方 那算得什么！三片兒咸肉，吃了点餡餅，也不知道是五張还是六張，反正記不得了。

叶烈美耶夫娜 夜里隔不了一会就要水喝。把一罐子葛瓦斯^①都喝光了。

米特罗方 这会兒还迷迷糊糊的。一夜净夢見些个坏玩意兒。

普罗斯塔科夫太太 什么样的坏玩意兒，米特罗方努希卡？

米特罗方 一会儿夢見你，媽媽，一会儿夢見爸爸。

普罗斯塔科夫太太 这是怎么着？

米特罗方 剛一睡着就看見好像媽媽你在揍爸爸。

普罗斯塔科夫 (旁白) 嗨！該我倒霉！这夢一定应驗！

米特罗方 (撒嬌地) 我觉得怪心疼的。

① 一种用麦粉或面包作成的清凉饮料，味酸。——譯者注。

普羅斯塔科夫太太 (不滿地)心疼誰，米特羅方努希卡？

米特羅方 心疼你，媽媽：打我爸爸把你累得那個樣兒。

普羅斯塔科夫太太 來摟摟媽媽，我的心肝。只有我兒子是我
唯一的寬心丸。

斯科季寧 喂，米特羅方努希卡！我看你是媽媽的兒子，不是
爸爸的。

普羅斯塔科夫 可至少我疼這孩子，像做父親應該做的那樣；
多伶俐，多通情理的孩子，簡直是又開心又逗笑；有時候
我一看見他就不知道怎麼好了，歡喜得簡直不敢相信他是
我的兒子。

斯科季寧 可這會兒咱們這個開心的孩子怎麼搞得不開心啦。

普羅斯塔科夫太太 要不要到城里請個大夫來？

米特羅方 用不着，用不着，媽媽。我自個兒會好起來的。我
這就跑到鴿子房去，也許……

普羅斯塔科夫太太 也許老天爺發發慈悲。去好好玩玩吧，米
特羅方努希卡。

米特羅方和叶烈美耶夫擲退鍋。

第五場

普羅斯塔科夫太太、普羅斯塔科夫、斯科季寧。

斯科季寧 怎麼看不見我的未婚妻吶？她在哪兒呀？今兒晚上
就訂親，怎麼現在還不告訴她一聲她就要出嫁了？

普羅斯塔科夫太太 來得及的，好兄弟。若是早告訴她，她倒
以為咱們做事還得跟她回一聲似的。从我丈夫方面來說，

我跟她多少总算沾点兒亲；我哪，就喜欢别人都听我的。

普罗斯塔科夫（对斯科季宁）說真个的，我們拿索菲优絲卡，就跟对待真正的孤女一样。她爸爸去世的时候她还是个小娃娃。半年以前，她母亲，我兄弟媳妇，中了風……

普罗斯塔科夫太太（拿手比划，好像往心口上画十字）上帝保佑我們。

普罗斯塔科夫 就因为这个，她就一命归了陰。索菲优絲卡的舅舅斯塔罗东先生到西伯利亞去了；已經好几年沒有信息，我們也就当他死了。我們看她孤苦伶仃的，就把她接到我們村子里来，并且經管她的财产，但我們是像經管自己的财产那样代她經管着的。

普罗斯塔科夫太太 孩子他爸，你今天怎么这样一个勁兒地胡說八道？我兄弟还以为咱們把她接过来，这里头有什么貪圖似的。

普罗斯塔科夫 咄！怎么能，孩子他媽，他怎能想到这上头去？

索菲优絲卡的不动产，我們根本就沒法把它搬到这儿来。

斯科季宁 就是把动产給动了，我也不会到衙門去告狀。我不喜欢东奔西跑的，再說也忌諱这样的事。不管鄰居們怎么欺侮我，不管我受了多大損失，我也向来不去打官司，想补上这个損失，与其东奔西走，还不如在自己的农奴身上打主意，这才真是人不知鬼不觉的。

普罗斯塔科夫 老弟講的倒是真的：咱們这区里的人都說你是收粮租的能手。

普罗斯塔科夫太太 請你教教我們吧，亲爱的兄弟；我們怎么也做不好。自从我們把农民所有的一切全捞来以后，我們就再也榨不出什么油水来啦。真倒霉！

斯科季宁 好吧，好姐姐，我一定教給你，說了就算，只要你

把索菲优絲卡嫁給我。

普羅斯塔科夫太太 難道你真看中了那個黃毛丫頭？

斯科季寧 唉，我看中的可不是什麼黃毛丫頭。

普羅斯塔科夫太太 那是看中了她挨着你的田莊？

斯科季寧 也不是莊子，是莊子里養的東西，簡直把我稀罕死了。

普羅斯塔科夫太太 到底稀罕的是什麼呀，好兄弟？

斯科季寧 我稀罕上那些豬了，好姐姐，我們那兒的豬，個頭真大，隨便一個站起來都比咱們高出一腦袋。

普羅斯塔科夫 真奇了，兄弟，親戚有時候不曉得怎麼那樣相像。我們米特羅方簡直就跟他舅舅一點不差。他打從小喜愛豬的那股勁兒就跟你一樣。還在三歲的時候，他一見着豬就歡喜得什麼似的。

斯科季寧 這真邪行！老哥，那麼好，米特羅方稀罕豬就算因為他是我外甥，這里头有點相同的地方；可我倒是因為什麼這麼沒命地喜歡豬呢？

普羅斯塔科夫 這里头也有相同的地方。我是這麼看。

第六場

前場人物和索菲亞。

索菲亞登場，手里拿着一封信，樣子很高興。

普羅斯塔科夫太太 （對索菲亞）什麼事這樣高興呀，姑奶奶？有什麼喜事嗎？

索菲亞 我剛才得了個好消息。我舅舅這麼多年沒有音信了。

我敬愛他，就跟敬愛我父親似的，他最近到莫斯科了。我

剛剛收到他一封信。

普羅斯塔科夫太太 (大吃一驚，惡毒地) 怎么着！你舅舅斯塔羅東還活着！你真扯蛋，說他居然復活了！真是說鬼話！

索菲亞 他壓根兒就沒死。

普羅斯塔科夫太太 沒死！難道他就不能死嗎？得啦，小姐，這是你耍的花招，拿你舅舅來吓唬我們，好讓你得自由。說什么舅舅是聰明人；他看見你落在人家手頭，一定得想辦法把你搭救出去。你高興的就是這個。姑奶奶，可別高興得過頭了。老實說，你舅舅是怎么也還不了陽的。

斯科季寧 姐姐，要是他果真沒有死呢？

普羅斯塔科夫 他若沒死的話，那可糟啦！

普羅斯塔科夫太太 (對丈夫) 怎能沒死！你怎么啦，顛三倒四的？難道你還不曉得，多年以來，我就托教堂的人給他念經，超度他的亡魂嗎？不見得上帝就聽不見我的禱告吧！(對索菲亞) 把那封信給我！(几乎是奪過來) 我敢打賭這准是封情書。是誰寫來的我都猜得着。准是那個軍官，他想娶你，你也想嫁他。唉，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流氓，沒得我許可，就私下捎信來！我一定要把給你轉信的那個奴才查出來，整一頓不可。如今成了什么世道！給大姑娘寫信！姑娘們可都識字了！

索菲亞 您自己念念，太太。隨後您就會知道根本没有什么不清不白的事。

普羅斯塔科夫太太 “您自己念念！”不行，小姐，謝謝老天爺，我沒受過那么大的教育。我光會收信，說到念信的事，我總叫別人念給我聽。(對丈夫) 念一遍。

普羅斯塔科夫 (久久地看信) 好難。

普罗斯塔科夫太太 当家的，看得出，把你可教养成閨閣千金了。兄弟，你念念，勞駕啦。

斯科季宁 我！我長这么大就沒念过什么，好姐姐！老天爷压根兒就沒拿这套沒味的事来麻煩我。

索菲亞 就讓我給您念吧。

普罗斯塔科夫太太 噯，姑奶奶！我知道你会念，可我就是有点不大相信你。我看米特罗方努希卡的老师快要来了。我讓他……

斯科季宁 你們已經讓这小子念書了？

普罗斯塔科夫太太 是啊，我的好兄弟！已經念了四年了。誰要說我們不关心米特罗方努希卡的教育，那准是缺德。花錢請了三个老师。教識字的是聖母节教堂的执事庫捷金。教算术的，兄弟，是一个退伍的中士崔菲尔金。他們倆都打城里往这兒来。咱們这兒离城只三俄里路，兄弟。教他法文和其它學問的是德国人阿达木·阿达米奇·符拉尔曼。光給他每年就是三百盧布。伙食还是咱們的。咱們家的老媽子还給他洗衣服。他出門时还得坐咱們的馬車。每頓飯一杯葡萄酒。夜里还得点咱們家的蠟燭，就連他的假髮也是咱們的福姆卡免費給他做的。不过說老實話，好兄弟，我們倒挺滿意他。他多嚙也不逼那孩子。我的兄弟，米特罗方努希卡還沒有成年呐，所以讓他享享福；往后，再过上十年，等他一旦出去作事，——願上帝保佑不要如此——那就什么罪都得受了。好兄弟，誰該享多少福，这全是命里注定的。你看姓普罗斯塔科夫的一个个都是人在家中坐，爵位天上来①。我們米特罗方努希卡哪点兒不如他們？哎哟，可巧啦，咱們那位尊貴的房客駕到了。

第七場

前場人物和普拉夫津。

普羅斯塔科夫太太 兄弟，我的朋友！我給你介紹介紹，這是我們的貴客普拉夫津先生；我給你介紹一下，我的先生，這是我的兄弟。

普拉夫津 我很高興和您認識。

斯科季寧 好得很，先生！您尊姓？我沒聽清楚。

普拉夫津 我姓普拉夫津，這回您聽清楚了把？

斯科季寧 先生，您貴處哪里？您的莊子在什麼地方？

普拉夫津 若是您有必要知道這個的話，我生在莫斯科，我的莊子就在這裡的總督治下。

斯科季寧 先生，斗胆請問，我還不知道你的名字和父名哩！您莊子里也養豬嗎？

普羅斯塔科夫太太 噫，得了，兄弟，別又來你的豬了。還是談談咱們那樁麻煩事吧。（對普拉夫津）你听听，先生！老天爺讓我們收留一個姑娘。她接到她舅舅一封信。人家這封信，是她舅舅打陰曹地府寫來的。你行行好，先生，勞駕給咱們大家念念。

普拉夫津 抱歉得很，太太。不得收信人許可，我一向是不看別人信的。

① 在十八世紀，貴族事實上可以不去作官，只掛個名而獲得官位。——原編者注。